



家品秋蟹

冯寒雪/文

秋季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蟹，虽然蟹的品种很多，但在这个时节，最肥美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古人云：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我们团圆的餐桌上总少不了大闸蟹的身影，它总是作为压轴大菜摆在餐桌中间。

我总会在中秋节前一个月订好大闸蟹，时间一到，快递就送到家门口。精美的包装拆开，里面除了整齐码放着十对大闸蟹，还有各种吃蟹的工具，有小剪刀、木勺等。我只认识这两样，小剪刀是用来剪蟹腿的，木勺则是用来挖蟹黄吃的。

肥美的大闸蟹被棉线绑得严严实实，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正要放进锅里加水煮。母亲见状赶忙拦住我，笑着说：傻孩子，还是让我来吧。说罢，母亲端起大铁锅，往里面舀几勺水，再把竹屉子放上去，盖上锅盖。水烧开后，便在竹屉子中放入洗刷干净的大闸蟹，蟹壳朝上。

接下来只要等待时间的酝酿，新鲜的大闸蟹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手法，清蒸是最能体现滋味的烹饪方式。

说到吃大闸蟹这件事，江浙沪地区对此的痴迷程度在全国是首屈一指。蟹的季节刚过，江浙沪地区的人们就开始马不停蹄地放下蟹苗，为来年蟹季做准备。很多食客会提前存下一笔钱，等待上市的那天吃新蟹。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吃蟹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没有名字，却让他们达成了共识，好像这是每年最重要的事一样。另一种吃大闸蟹的人，就是我这种偶尔尝鲜的。

这时，大闸蟹差不多蒸好，母亲用家里最大的盘子盛出。我家吃蟹只蘸香醋，醋酸味足以凸显蟹肉的鲜美。我吃蟹向来马虎，只用牙齿把蟹壳咬碎，剥开吃蟹肉，大闸蟹香得流油的蟹黄，也直接大口往嘴里送。

与我形成强烈对比的人是父亲，他爱大闸蟹的程度是我家最高的，这和他早年在上海工作过有关。当我们还不知道大闸蟹为何物时，他已经多年沉醉在这滋味里。他有一套专门吃蟹的工具，除了铲蟹

黄的小勺，还有小锤子、镊子、钳子等，对待每一只大闸蟹都很认真，像极了修手机的师傅在拆卸手机零件，小心翼翼地拆解着蟹肉，一点一点送入口中，细细地品尝其中的蟹鲜味。

母亲见我们吃得开心，一个也舍不得吃，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我和父亲。父亲理解母亲的心思，不需要过多言语，他会默默地帮她把蟹肉、蟹黄剥好，放入她只装了白米饭的碗中。母亲虽没说话，但眼角的皱纹像扇子般展开，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着：你们多吃点啊！这时，我感觉手中的大闸蟹更鲜美了，作为子女，看到父母感情和谐美满，内心深处便有一股暖流涌出。

父母都年纪大了，感情不如年轻时风风火火，更多的是细水长流的温暖，沉默无声的陪伴。一个个橙红色的大闸蟹摆放在盘中，像极了一家人红火的生活。时间充足的时候，多回家陪陪父母，带他们爱吃的大闸蟹，陪他们吃饭。大闸蟹走入千家万户，走上每家人的餐桌，在秋季，把家人的心联结在一起，汇成温馨的橙黄色。



秋月 更值夜萤飞

程广海/文

闲来无事，乱翻日记，在去年的一篇里看到特别备注的一句话：时见疏星落画檐，几点流萤小。猛然一愣，忽地想起前一句：新月挂林梢，暗水鸣枯沼。那时，我正在乡下的老家消磨暑假的悠闲时光，挂在树梢上的月亮也见了，村子西面清澈的流水声也听了，唯独不见萤火虫的影子。

我小的时候，倒是经常看见的。盛夏的傍晚，天气还是闷热，简单扒拉几口晚饭后，跟着大人去村口西面的小河堤上凉快。刚铺上草席准备躺下睡觉，弯腰看见河边十几个忽闪忽闪的小东西，我招呼着让大家看，父亲说，那是萤火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感到好奇，要去河边看个究竟，母亲连声呵住我：别去河边，河边危险！

萤火虫一般在每年7~9月间的傍晚以后，才会出现。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只有在湿度相宜的庄稼地或者没有被污染过的河边，才能见到它可爱的身影。难怪有环境学家说，萤火虫是自然界中最漂亮的飘飞精灵、罕见的光之舞者。萤火虫的一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阶段，到初夏来临的时候完全蜕变为成虫，白天则依附在沼泽地或河边的水草上，以蜗牛、蚯蚓或其他小昆虫为食。

天黑以后，萤火虫飞起来就很难捉到了，邻居家的大哥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傍晚时分，趁它们还没有飞起来，到河边或者靠近水草的地方捉它们，就容易一些。

记得读初一的那个暑假，我第一次跟着小伙伴去村子西面的河边捉萤火虫。天刚刚擦黑，我拿着手电筒顺着河沿，一步一步朝着阴暗潮湿的河边走去。一脚下去，草丛里面的蚊子、飞蛾被我们惊飞，担心萤火虫跑掉，我们蹲下来，静静等待它的出现。夜里8点钟左右，周边的草丛里，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开始发光了，先是一个，紧接着三五个，陆续从草尖上慢慢飞起，再后来有十几个围在一起，那形状就像一个个绿色的小灯笼。

那一晚，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捉到了三五个萤火虫，我第一次看见它腹部绿色的发光体，感觉可爱极了。邻居大哥在我们这一帮小孩眼里便成了无所不能的人，对乡间的许多事了如指掌。我把捉到的几只萤火虫拿回家，放在一个竹篮子里面，当宝贝一样养着。可是，等我第二天下午放学后再去看它们，三只萤火虫却都死掉了。

后来才知道，萤火虫从卵到成虫这漫长的十个月孕育蜕变后，只有3~7天的寿命，最长的也不过半个月时间。想想我们小时候捉萤火虫拿回家的那些事，真是有些惭愧，白白糟蹋了这么多让人心疼的小精灵。

离开农村老家，久居县城，就连一轮明月也很难欣赏到，何谈能遇见娇气高贵的萤火虫呢？童年的美好时光里，记忆最深的还是萤火虫带给我的快乐时光，这个夏秋季节飞舞的精灵，闪烁着璀璨的夜空之美，如梦如幻，让人留恋。

期待着有一天，回到乡下老家，在院子里泡一壶茶，摇着蒲扇，相逢秋满月，更值夜萤飞的画面再次出现，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七律· 秋虫唧唧

蔡建荣

西风吹叶满庭柯，
唧唧虫声感慨多。
万里关山劳梦寐，
十年踪迹任蹉跎。
秋光渐入梧桐影，
夜色偏宜蟋蟀歌。
莫笑书生心力尽，
诗成吟罢意如何。

初秋

叶兴方

久雨开晴丽日还，
蝉鸣秋韵柳扬鞭。
闲情小院新枝菊，
解语方塘晚秀莲。
霞照千峰星斗转，
风吹片叶影甘泉。
白云雁乘初霜始，
寒月枫红碧草牵。

石夫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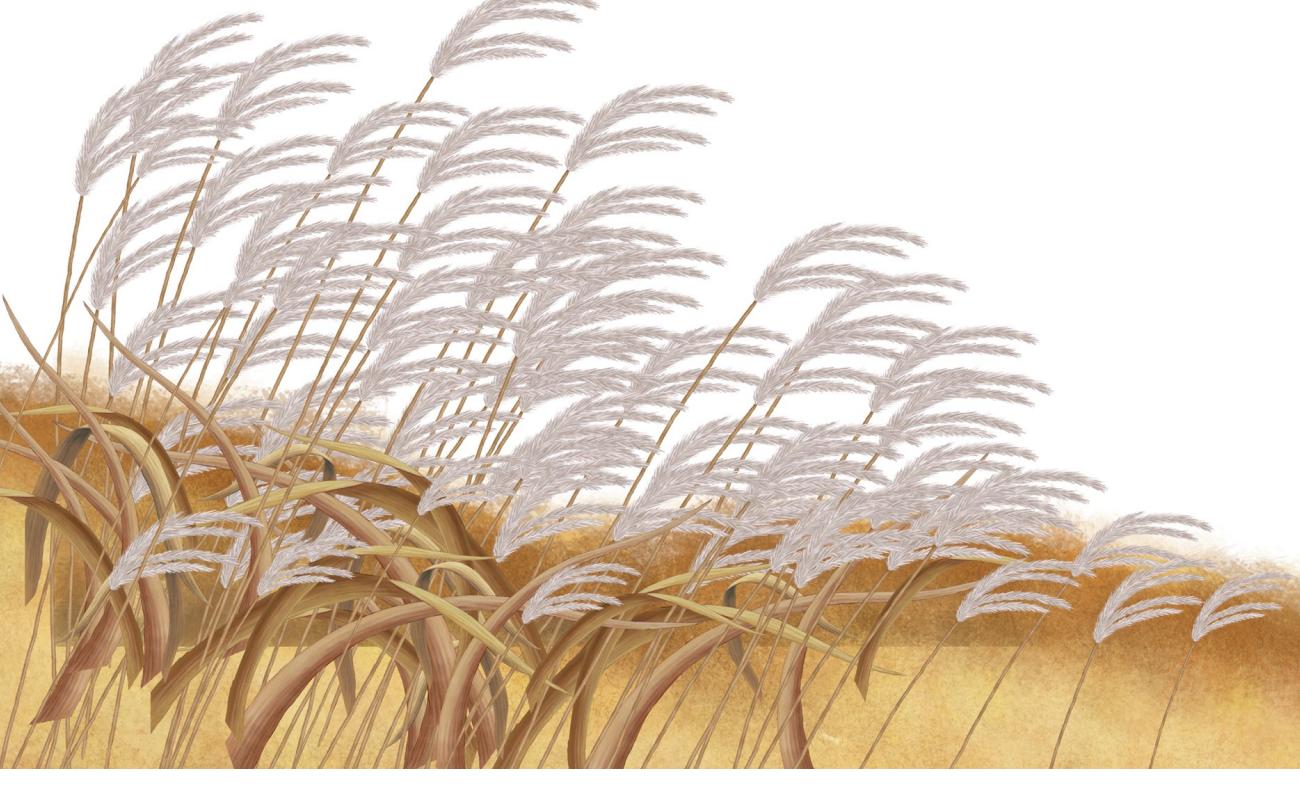
残苑

风扫过石夫人峰，阳光一同掠过牛气冲天的石夫人像昂首肃立迎来八方游客，热浪涌动在峰石旁新开发的公园里盎然的心不分昼夜灯火通明的隧道连通改造的民房紧接时代的脉络，巍然不动石夫人像面北迎风挺拔假如有一只受伤的大雁停留石夫人像不会传书，接纳？栉风沐雨，不必打造石夫人像永驻容颜在峰脚下，一双双眼睛仰望得那么亮

方言

戴志伟

所有念头形成的那一刻
大约是以方言开始
诉于人群时变了起伏音调
变成了被普及的一律
而那最初的承启
才是我们思之归处
是故乡



我自归山也逍遙 怀友人南庐

陈连清/文

南庐，台州人，民间职业画家。他从小喜欢画画，一生钟爱丹青，画出了数以千百计的精美画作，中国国家画院博士生导师姜宝林评价他是一个民间艺术大师，是一枚掉在泥土里的闪亮的钻石。2022年9月2日，他走完了64个春秋，溘然长逝。

那天，南庐病入膏肓，进入弥留之际。晚10点他从医院被接回到家，刚安顿妥，其妻素文接到电话便迈出房门，通话毕，天上飘起了雨花，她连忙进屋，发觉南庐已静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从安顿完毕到咽气，只有5分钟。

屋外的雨静静地飘洒，是这山、这峰、这片天地为南庐送行的泪滴；风吹拂着山林簌簌作响，是这溪、这桥、这泓潭水不舍南庐而发出的抽泣；房间内爆发出的哭喊声、唏嘘声，冲出房舍，穿过漆黑的树林和山岗，在南山之上、潭湖岸畔久久回响。

南庐去世已整整一年了。在这纪念的日子里，回想起南庐临终前的一桩桩、一幕幕，依然悲恸莫名，怅然泪下。

去年8月中旬，南庐自知时日无多，就安排起自己的后事。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他是那样不慌不忙、云淡风轻，令人肃然起敬。8月14日和23日，他在微信里分别给朋友们发了通知：准备将全部作品编入电子库，凡有他画作的藏家们，输入密码就能进入，目的是让藏友的作品有据可查，更加保真。于是乎，朋友和藏家纷纷将图片发给了他。

我将微信再往上翻，是早些天的，他来信告诉我在安排画的后事。信中说：我们相识二十年，赤诚相对，您对我的长期关照，人生得一知己，无憾矣。吾一生好画，不善尘事，四十年来作有大小画作八百件，我想留在家乡。如您方便，可转告有关领导，有意捐赠台州博物馆馆藏。扰劳处，请涵！我在广西北海医院治疗，情况不妙，故告之。

8月28日，姜宝林从北京专程来看他。我先于老师到达南庐家，其他师友都还未到，看着他这副病态，不觉心头一阵惆怅，眼眶被泪水打湿。坐于床上，他反劝我道：不要难过，人生终有一死，会过去的，没事！说话时，他的神色如往常，是那样淡然镇定、若无其事。姜老师来看望时，南庐的生命只剩5天，已走不动了，但他对如何接待老师考虑得非常详细，并列出菜单，具体交代细节。他把最能体现特色的、客人最爱吃的食谱排成了一个菜谱，涂涂改改，排得满头冒汗。

去世前几天，他为自己撰拟了挽联，交代友人挂于追悼会的大厅两旁。9月5日，南庐追悼会上，正中大厅悬挂着一对电子显示屏联，上联是“锄草好种豆”，下联是“开垦种云霓”。我想起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袭人说的一段话：趁你们在，我就死了，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鸿雀不到的幽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他就是以宝玉所说的面临死亡的超脱和潇洒姿态来对抗疾病和死亡的，这使他的心境如此安详。

透彻了解人生回归于自然的真谛，从而表现出非凡的鼓盆而歌，他，山崩于前而不动，地陷于后而不惧，我自归山也逍遙。